

2021年7月30日 星期五 主编 杨莉 责编 叶红 版式 罗梅 校对 廖焱炜



作家东西

深读

作家东西用小说发掘“最隐秘的角落” 《回响》像破案一样侦破爱情

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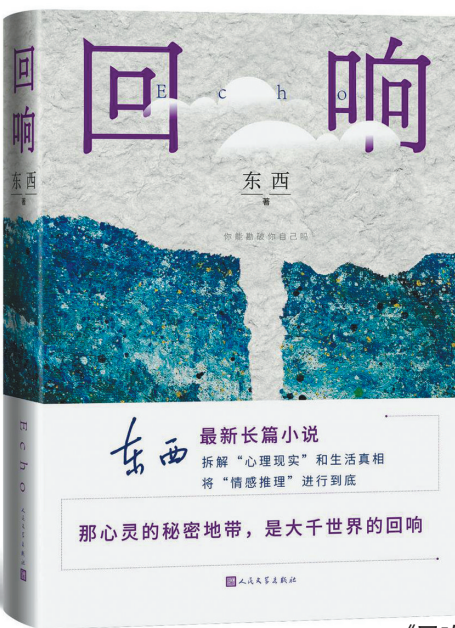
女警官冉咚咚在侦破一桩名为“大坑案”的凶案过程中，无意间发现丈夫私自开房的记录。于是，她既要侦破案件，又要像侦破案件一样侦破爱情，两条线索的心理较量由此同时展开……作家东西在其最新长篇小说《回响》中，试图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同时探究爱情和人性的本质。他采用了“奇数章写刑侦推理，偶数章写爱情心理”的叙事策略，用比较戏剧化、极端性的案例，对当代人隐秘而复杂的情感、心理样貌，作了尽心追溯和探寻，成为当下文学圈的一个瞩目焦点。

《回响》先在《人民文学》2021年第三期全文刊发，7月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。李敬泽、谢有顺等专业文学评论家纷纷给予高度赞誉，演员陈建斌也在网上出境推荐这部心理推理小说。有人认为这部小说在“如何处理当代经验方面提供了新的方法”，是“直面现实的写作”，具有“真正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品格和精神质地”。虽然是一部纯文学小说，但其采用的心理推理手段、戏剧化的故事设置，让小说有很高的可读性。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认为，《回响》写出了“真实眼泪的惊骇”，写出“日常生活的深渊”，“不仅是东西迄今为止最好的小说，也是这两年我读到的中国小说中最生动、绵密、厚实，也最具写作抱负的一部。”

推理其外心理其内 伦理其表哲理其实

小说中女主角冉咚咚以及所有人心理活动的刻画，令人叹为观止。由于工作上的侦探能力，她对爱情、婚姻的侦探也让人不寒而栗，最终使得她的家庭濒临破裂。冉咚咚和丈夫慕达夫已经签了离婚协议，夏冰清的命案也已经告破，但冉咚咚对慕达夫的耿耿于怀并未释然。她仍然怀疑慕达夫的“背叛”。这时慕达夫说：“别以为你破了几个案件就能勘破人性，就能归类概括人性，就能总结人类的所有情感，这可能吗？……感情远比案件复杂，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。”这时的冉咚咚才意识到，慕达夫在宾馆开房被她发现后，她揪住不放，层层深挖他的心理，从伪装层挖到真实层再挖到创痛层，让他几近崩溃。没有几个人的心理经得起这样的深挖，包括她自己。因此，她觉得对他太狠了。特别是邵天伟吻了她之后，她构建的道理崩塌了。于是她有了对慕达夫深深的愧疚。读者读到这里，也应该能感受到，只有对人性的同情、理解和宽容，才有可能使遭遇挫败的情感化险为夷、绝处逢生。

可以说，东西是借助推理小说的外表，对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心理、个体心理，以及个体心理里最隐秘的潜意识、犯罪心理、精神抑郁症等做了特别深入、广泛的挖掘和探究，继而借由个体伦理中存在的荒诞、虚无等空隙，对个体存在的意义进行了哲理式的追问。正如评论家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所说，《回响》的结构是立体的、有深度的，“推理其外、心理其内，伦理其表、哲理其实。”



《回响》

《回响》写的是『至近、至远、至亲、至疏』

在《回响》的新书发布会上，中国作协副主席、评论家李敬泽以唐代诗人李冶的名诗“至近至远东西，至深至浅清溪。至高至明日月，至亲至疏夫妻”来为“东西”这一笔名做注解：“东西是一个写到东必定写到西、写到西必定是看着东的小说家。东西写《回响》，就是写的这至近、至远，至亲、至疏。”

小说中所采取的心理、悬疑推理模式，引起了李敬泽的特别注意，并给予深入反思，“随着工业化的发展，城市越来越大，人生活其中，周围都是陌生的世界和陌生的人，于是世界成为一个有待于侦探推理的对象，我们自己也变成需要去探究的对象。对外，我们寻求真相，对内，我们寻求真我。”

小说里女主角对丈夫的无休止追问和对真相的无限推理，也令人警惕。李敬泽说，“我们现代人如此执着的那个‘真’究竟是什么？就这样寻来追去，结果我们发现，这种追求本身就是一个毁坏生活的东西：它没有结果、没有结论，也永远不可能有结果、有结论。但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生活被自然而然地毁坏了。我们等于是设定了一个对自己真实生活的一切的严重不信任。”

着迷于心灵探索发明新的心理学名词

东西，本名田代琳。1996年，东西以中篇小说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惊艳中国文坛，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。是继余华、苏童、格非等先锋小说作家之后的重要作家之一。东西的写作有独特的风格，即对心灵探索的着迷。多年前写《后悔录》时，他就有意识地对人物内心进行挖掘，这一次在《回响》中做得更彻底。

为了写好这部心理推理小说《回响》，东西还特别对心理学知识进行了补课。2017年下半年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聘请东西为驻校作家。他利用空余时间阅读和聆听心理学方面的知识，心理学知识对他认知小说中的人物和认知自己，均有帮助。“至少，我比过去宽容了，更知道站在别人的角度理解别人了，对人物内心的犹疑以及心灵的模糊样貌有了更深的认识。认知别人也许不那么难，而最难的是认知自己。”在这次写作中，东西不仅运用了心理学知识，还发明了一些心理学名词。比如：“疲爱”“简幻症”、爱情的三个时期，即“口香糖期”“鸡尾酒期”“飞行模式期”等等。“心理学现象是心理学家发现的，但敏感的作家也会发现，作家在写作时就是用心去体会情感，如果这种体会被读者认同，那这些新的心理学名词就有可能被承认。”东西说。

对话

东西：我把类型文学与纯文学做了嫁接

封面新闻：你自己是男性，是一个作家，为什么对女性、职业女性，一个破案能手的女性内心世界，知道得这么详细？

东西：站在她的角度也许就能写好她，也就是“认同感”。就像鲁迅写祥林嫂，卡夫卡写人变的甲虫，他们首先是认同了角色，并把自己变成她或者他。这是写作者的基本功，但也有感情投入的浓淡之分，感情投入得越深，角色就写得越逼真。

封面新闻：你想要通过作品传达什么？比如我作为读者，我觉得冉咚咚这个女刑警将工作和生活搅和在一起，把自己的生活也用职业技能去审视，但人性、生活、爱情、婚姻说到底还是经不住这么侦探的。

东西：最懂冉咚咚的人是她的丈夫慕达夫。所以，无论冉咚咚如何追问，他都抱以宽容和理解，这是不是有点变态？非也，这恰恰是最美的心灵。冉咚咚对丈夫的执着追问其实是一种焦虑转移。她每天面对的都是复杂和残酷的案件，既要直视这些画面和问题，又要抓到凶手，其压力是非常之大的，甚至产生了心理抑郁。谁能分担她的压力？只能是最亲的人，即丈夫慕达夫。换一个角度思考，她对丈夫的执着拷问，是不是也是一种变相的撒娇？这已经是潜意识层面的问题了，但愿读者看的不仅仅是情节。

封面新闻：触发你写这个小说的契机是什么？

东西：“像侦破案件一样侦破爱情”，就是这个念头，让我写了这部小说。已经好久没有文学作品去追问爱情了，好像这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，甚至有点幼稚的问题，但其实我们都没有完全搞懂。有的人以为初恋是爱情，但人到中年后，爱情也许不是浪漫而是平凡。我是想塑造一个爱情的理想主义者。冉咚咚想用

爱情来拯救平庸。只有经历过才懂得，平凡是最好的浪漫，而能过好平凡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英雄。

封面新闻：婚姻生活里的推理，是不值得提倡的，过度推理也是有害的。你对小说里这种没有边界的推理，其实隐含带着批判，你自己觉得呢？

东西：在感情生活里不应该这么执着地推理，谁都知道，可是冉咚咚为什么停不下来？因为她要破案，要面对嫌疑人的层层谎言，如果她不够敏感或者没有猜疑心，那就不可能成为破案高手。而这种才能一旦放在夫妻关系中，就会产生破坏力。

封面新闻：这部小说有点打破纯文学、类型文学界限的意思。在这一点上，你自己是怎么想的？

东西：这次，我改变了过去的写作方法，把类型文学与纯文学做了嫁接。从目前的反馈来看，得到了读者的认可。以前，我手写我心，才不管有没有读者。就连《百年孤独》的作者加西亚·马尔克斯都曾说过只要拥有50位真正的读者就足够了。即使像马尔克斯这样的大作家，当初对读者也是没有信心的，更何况我辈。所以，我要改变和尝试。当年，法国新小说代表作家罗布格里耶也曾做过这样的尝试，试图获得更多的阅读。

封面新闻：这部小说很有影视化的巨大潜力，你希望它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吗？

东西：我已经在完成小说创作后，跟导演有了接触。10集网剧剧本已经完成，电影版的改编也已有导演认领，目前处于保密阶段。

封面新闻：你的笔名“东西”有怎样的来由？

东西：这个名字好记，而且含义丰富，比如东奔西跑，东成西就，东边日出西边雨等。而且这个名字意味着放低心态写作一辈子的决心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